

诸子百家

鉴赏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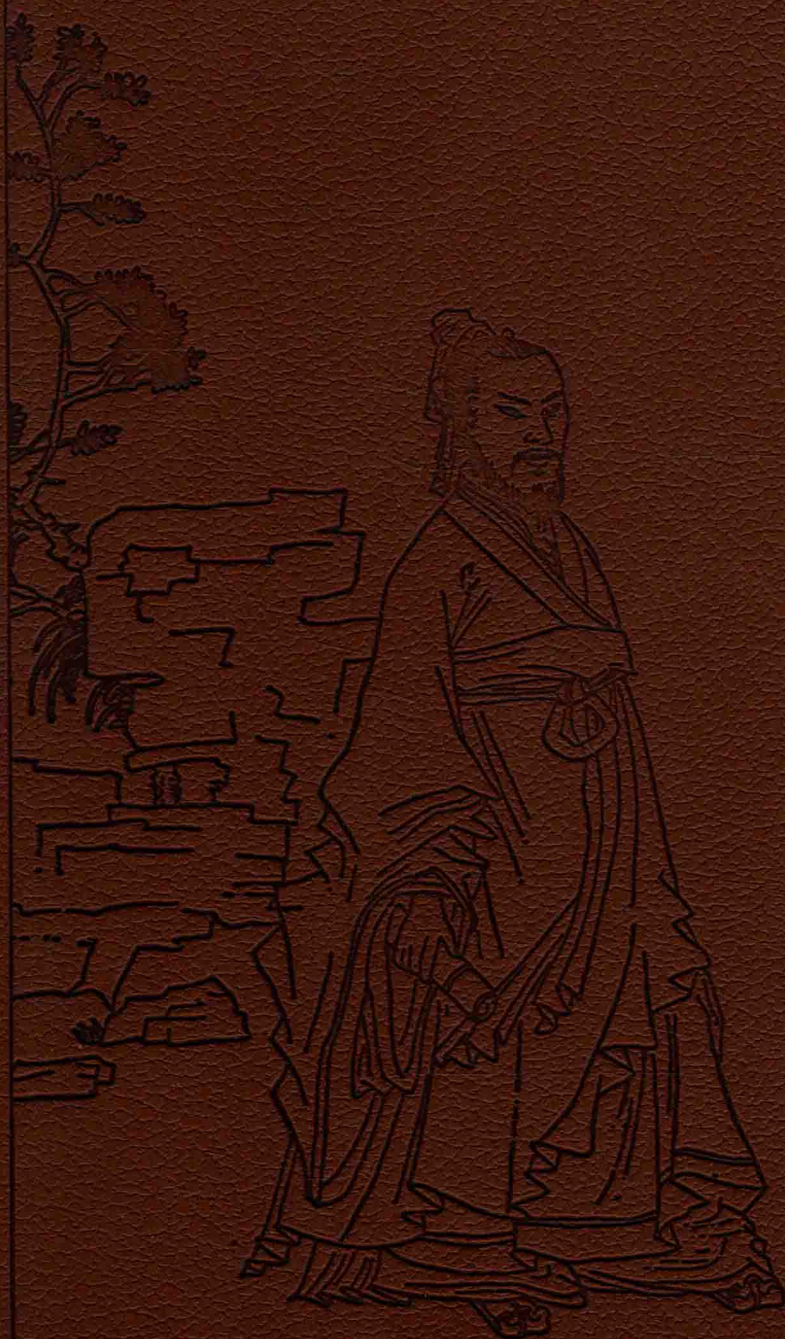


《图文珍藏版》

王德军◎主编

线装书局

百家争鸣是诸
子爆发战国时
和战国中不
同学派的涌现
及百家争鸣
思想上的自由
争鸣活跃墨
论阴阳名实
论百家小





国学经典文库

「图文珍藏版」

诸子百家

鉴赏大典



线装书局





第十二节 《孟子》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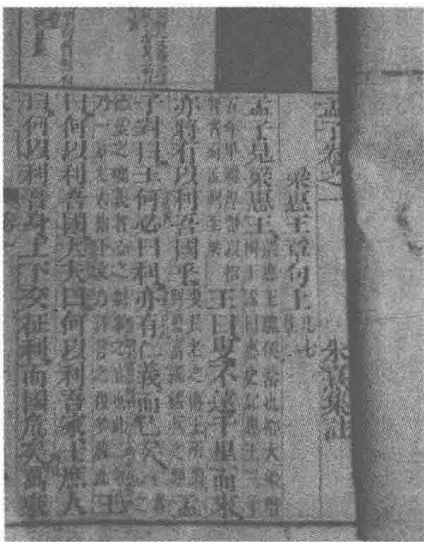
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②，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③。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④？’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⑤？’上下交征利^⑥，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⑦；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⑧，不夺不餍^⑨。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⑩，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⑪。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①梁惠王：即魏惠王，惠是其谥号，后迁都大梁，故又称梁惠王。②叟：对长者的尊称。③亦：只。④大夫：古代官职。夏、商、周三代分卿、大夫、士三个等级。⑤士庶人：士和庶人。庶人，老百姓。⑥交：互相。征：取。⑦乘：古代一辆战车为一乘。弑：古时下杀上，卑杀尊曰弑。家：有封地采邑的公卿大夫。⑧苟：如果。⑨餍：满足。⑩遗：抛弃。⑪后：朱熹注：“后，不急也。”



《孟子》书影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①，顾鸿雁麋鹿^②，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③，经之营之^④。庶民攻之^⑤，不日成之。经始勿亟^⑥，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麋鹿攸伏^⑦。鹿鹿濯濯^⑧，白鸟鹤鹤^⑨。王在灵沼，于物鱼跃^⑩。’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⑪？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

①沼：水池。②鸿：大雁。麋：鹿之大者。③经：测量。④营：谋划。⑤攻：建造。⑥亟：急。⑦



急。⑦鹿：母鹿。攸：所。伏：朱熹注：“安其所不惊动也。”⑧濯濯：肥胖的样子。⑨鹤鹤：洁白的样子。⑩物：满。⑪《汤誓》：《尚书》篇名，商汤讨伐夏桀的誓师词。时：是，这。害：同“曷”，何。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①，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②，请以战喻。填然鼓之^③，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④，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⑤，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⑥，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⑦。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⑧，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⑨，申之以孝悌之义^⑩，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⑪。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⑫，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⑬，涂有饿莩而不知发^⑭；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注释】

①凶：荒年。②好：喜欢。③填然：形容鼓声。鼓：动词，击鼓。古时兵以鼓进，以金退。④兵：兵器。走：逃跑。⑤直：只不过。⑥数：密。罟：渔网。洿：大。⑦憾：恨。⑧豚：小猪。彘：猪。⑨庠序：古时的学校。商朝叫庠，周朝叫序。⑩申：反复陈述。孝：善事父母为孝。悌：善事兄长为悌。⑪颁白：头发半白。颁，同“斑”。⑫黎民：百姓。⑬检：制约。⑭莩：饿死的人。发：开仓赈粮。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①。”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②，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③，厩有肥马^④，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⑤，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⑥？仲尼曰：‘始作俑者^⑦，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注释】

①安：乐意。②梃：杖。③庖：厨房。④厩：马栏。⑤且：尚且。⑥恶：何，疑问代词。⑦



俑：古代殉葬用的土偶或木偶。

梁惠王曰：“晋国^①，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②，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③；南辱于楚^④。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⑤。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注释】

①晋国：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号曰三晋，故惠王犹自称晋。②东败于齐：公元前342年，魏发兵攻韩，韩求救于齐。齐孙臆大败魏于马陵，魏将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③西丧地于秦七百里：马陵之役后，魏屡败于秦，遂割地十五城向秦求和。④南辱于楚：公元前323年，魏被楚击败，失八邑。⑤比：替。壹：都，全。洒：同“洗”，洗雪。⑥耨：锄草。

孟子见梁襄王^①。出，语人曰^②：“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③：‘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④，沛然下雨^⑤，则苗淳然兴之矣^⑥。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⑦，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⑧！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注释】

①梁襄王：梁惠王的儿子。②语：告诉。③卒然：突然。卒，同“猝”。④油然：云兴起的样子。⑤沛然：雨大的样子。沛，同“霈”，润。⑥淳然：苗勃勃兴起的样子。淳，同“勃”。⑦人牧：牧民之君。牧，养。⑧引领：伸长脖子。引，伸长。领，脖子。

齐宣王问曰^①：“齐桓、晋文之事^②，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③，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④，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龀曰^⑤：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



諸子百家

大鑒賞

儒家

‘将以衅钟^⑥。’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⑦，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⑧，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⑨。齐国虽褊小^⑩，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⑪，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⑫，则牛羊何择焉^⑬？”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⑭。’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⑮，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见舆薪^⑯’。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⑰，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⑱，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⑲，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⑳，天下可运于掌^㉑。《诗》云：‘刑于寡妻^㉒，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㉓，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㉔？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㉕，朝秦、楚^㉖，莅中国而抚四夷也^㉗。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㉘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



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⑳,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㉑,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㉒。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㉓。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㉔,奚暇治礼义哉^㉕?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注释】

①齐宣王:齐威王的儿子。姓田,名辟疆。②齐桓、晋文:齐桓公,姓姜,名小白。晋文公,姓姬,名重耳。二人在春秋时先后称霸。③无以:不得已。以,同“已”。④保:安定,爱护。⑤胡龁:齐宣王近臣。⑥衅钟:新钟铸成后,杀牲取血涂其孔隙,因而祭之。⑦觳觫:牛恐惧战栗的样子。⑧爱:吝啬。⑨诚:的确。⑩褊:小。⑪异:奇怪。⑫隐:怜悯。⑬择:区别。⑭忖度:揣想。⑮百钧:古代重量单位,一钧为三十斤。⑯秋豪之末:秋天鸟兽身上毫毛的末端。舆薪:一车柴草。⑰挟:用腋夹着。超:跨越。北海:渤海。⑱折枝:有三种解释:一、“枝”同“肢”,为长辈按摩;二、鞠躬行礼;三、折取枝条。三种解释皆通。⑲老:前一个“老”是动词,敬爱。后一个“老”是名词,老人。⑳幼:前一个“幼”是动词,爱护。后一个“幼”是名词,幼儿。㉑运:转动。㉒刑:同“型”,示范。寡妻:国君的正妻。㉓权:原指称锤,这里是动词,称物。㉔便嬖:国王左右亲近之宠臣。㉕辟:开辟。㉖朝:使来朝见。㉗莅:临。中国:中原。㉘有:又。㉙愬:同“诉”。㉚恬:同“昏”,头脑混乱。㉛罔:同“网”,陷害。㉜轻:容易。㉝赡:满足。㉞奚暇:哪有空闲。

【鉴赏】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朝的衰落和诸侯国的强大,社会变得动荡和混乱起来,众诸侯为了称霸天下,连年发动兼并战争,田园荒芜,民生凋敝。于是各家各派纷纷发表救国救民之策,希望天下太平,民生安定。先秦儒家提出了以“仁”治国的政治理想。



孔子首倡“仁”，说仁者爱人，又把“仁”解释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爱人”、“忠恕”、“推己及人”，三者构成了孔子仁学的基本内容。孟子以孔子的私淑弟子自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政治学说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仁政”的概念，并为之奋斗终生。然而他生活的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为了扩充疆土，掠夺钱财，各诸侯国穷兵黩武，以至尸骨遍野，民不聊生。孟子为使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脱出来，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极力劝说诸侯采用自己的“仁政”主张，反对武力，以实现其拯救天下“舍我其谁”的抱负。然而，他的理论总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屡遭冷遇。

《梁惠王上》集中所讲述的正是孟子的仁政理论，开篇孟子就轻轻撇去梁惠王的利，引出“仁义”之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在这一章中，孟子显示了极高的谈话技巧，无论是梁惠王还是其子梁襄王，抑或是齐宣王，他都能抓住其要害，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仁政”。梁惠王即魏惠王，惠是其谥号。魏国也曾是强盛一时的国家，“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战国策·齐策五》）。当时有七个诸侯自称为王，这之中据说魏国是第一个，齐国第二，秦第三。但在这三国中，魏国渐渐衰落下去，先强而后弱，所以文中梁惠王说“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有了这样的背景，梁惠王及其子自然更急切地希望强大自身，一来自保，二来可以雪耻。

孟子为梁惠王等开出的治国之方只有一味：那就是爱护子民。他认为国君要以人为本，保障子民的生活，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其实，这种民本思想由来已久，而且影响深远。如当年姜太公就曾对周文王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文韬》）后来的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唐宰相魏徵同样用类似的话告诫李世民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卷四）可以说，在有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之初，高居于庙堂的国君们便已经看到了被统治的子民所蕴含着的力量，也认识到统治之本仍在于民。但是认识、了解是一回事，如何去实施又是另一回事。孟子虽然从未操持过国政，但他在言谈中却从财产、土地、赋税、兵制、刑法、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为魏国实行仁政做了详细阐述，其中不少言论对今人仍不乏启示。

对于古代的百姓而言，吃饱穿暖是最主要的，光这一点就牵扯到国家方方面面的政策。孟子在齐宣王和梁惠王跟前都为我们算了一笔同样的账。在孟子的打算里，在五亩宅田上，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老者就可以穿上丝袄了；让鸡鸭猪狗按时繁殖，七十岁以上的老者就能吃到肉了；百亩地按季耕作就能让八口之家吃得饱。这笔账算得很模糊，引得不少学者对此疑惑不解，分辨不清这些数据是泛泛而说的，还是针对魏国和齐国当时的实际而言的。可是无论如何，孟子提出了两点保证百姓生活的条件：土地、人力。五亩的宅田，百亩的土地是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不随意征兵，保证农时的正常劳力是生存的人员保障。要满足这两点条件，需要在土地、兵制、税赋上加以配合，“彼夺其民时，使



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错过一季的农时往往意味着一年的衣食无着，这时的百姓自然没有心情为君王厮杀。所以，孟子说施行了仁政才能真正有为国家战斗的军队，“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施行了仁义的国家即便不发动战争，别国的百姓也会欣然前往，百姓是国家之本，夺得了百姓也就是夺取了国家。

孟子的计划中，五十岁的老人能穿上绸缎做的衣服，七十岁能吃到肉，对照孟子在《尽心上》一篇里的说法，这样说是因为老年人不穿丝袄就暖和不起来，不吃点肉，就填不饱肚子。青壮年时衣食有着，能奉养家中长者，老时能穿绸食肉，不用担心“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这样的日子，孟子认为百姓就可“丧死无憾”了。为了达成这些，作为君王一定要时刻以百姓为怀，那些只顾自己耳目口舌之乐，无视民生的君王，无异于虐杀百姓的暴君，“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

“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衣食之后是礼教。孟子在和齐宣王的对话中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没有恒心就什么事情都胆敢去做，所以教化和礼节在孟子看来就是保证了百姓生存后要做的第二件事。只有老百姓有了自己可以仰赖生存的土地和房子，不会时时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才会做事有顾忌有考虑，这时教导他们孝悌、仁义，他们才会跟着遵循。所以在亚圣的理想图景里，经过教化后，人人才能对父母孝顺，对兄长遵从，对乡里的老者恭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国家不但安定繁荣，而且犯罪率会降低，移民会增加，想要不得天下人心都不可能了。

所以，孟子以为，乘着以民为本的思想，施以仁政，国家进入的是一种良性的发展，它不仅施惠于百姓，更能在各个方面使国家达到良好的平衡与和谐，从而获得高于一般的利与益。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重温此言，千载之下，仍透着不可轻视的睿智。

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①，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②，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③？”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④，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⑤：‘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⑥，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⑦，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注释】

①庄暴：齐宣王的臣子。②乐：音乐。③庶几：差不多。④管籥：古代一种吹奏的乐器。如笙箫之类。⑤举：全、都。疾首：头痛。蹙頞：忧愁的样子。蹙，皱。頞，鼻梁。⑥羽旄：旗帜。⑦田猎：打猎。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①，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②。”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③，雉兔者往焉^④，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⑤，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注释】

①囿：畜养禽兽的园子，大曰苑，小曰囿。②传：古代文献。③刍荛：打柴草的人。刍，草。荛，柴。④雉兔者：打猎的人。雉，野鸡。⑤阱：陷阱。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①，文王事混夷^②。惟智者能为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③，勾践事吴^④。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⑤。’”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⑥，爰整其旅^⑦。以遏徂莒^⑧，以笃周祜^⑨，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⑩？’一人衡行于天下^⑪，武王耻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注释】

①汤事葛：汤，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葛，夏朝的诸侯国。汤事葛之事详见《孟子·滕文公下》。②混夷：周初西戎国名。③大王事獯鬻：大王，亦作“太王”，周的先祖古公亶父。獯鬻，当时北方的匈奴。④勾践事吴：春秋末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困于会稽山，后求和，以臣事吴，后卧薪尝胆，灭吴。⑤时：是。⑥赫斯：大怒貌。⑦爰：发语词，无义。旅：军队。⑧遏：阻止。徂：去。莒：国名。⑨笃：巩固。祐：福。⑩越：违背。厥：其。⑪衡：同“横”。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①。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②。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③：‘吾欲观于转附、朝舞^④，遵海而南，放于琅邪^⑤，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⑥，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⑦，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眊眊胥谗^⑧，民乃作慝^⑨。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⑩。其诗曰：‘畜君何尤^⑪？’畜君者，好君也。”

【注释】

①雪宫：齐宣王的离宫。②非：埋怨。③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姓姜名杵臼，庄公的异母弟。晏子：齐景公时的贤相，姓晏名婴。④转附：山名。朝舞：山名。二者皆疑在今山东省内。⑤琅邪：山名，在今山东省诸城市东南。⑥巡狩：天子到诸侯国视察叫巡狩。⑦豫：与“游”义同。⑧眊眊：侧目而视的样子。胥：皆，都。谗：诽谤。⑨慝：恶。⑩《徵招》、《角招》：古乐章名。招，同“韶”。⑪尤：过错。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①，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②，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③，泽梁无禁，罪人不孥^④。老而无妻曰鰥^⑤，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⑥，哀此茆独^⑦！’”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糗粮^⑨，于橐于囊^⑩，思戢用光^⑪。弓矢斯张，干戈戚扬^⑫，爰方启行^⑬。’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爰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⑭，聿来胥宇^⑮。’当是时也，内无怨女^⑯，外无旷夫^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注释】

①谓我：劝我。明堂：泰山下明堂，周天子东巡狩朝诸侯之地。②岐：今陕西岐山县。③关：关卡。市：集市。讥：察。征：征税。④孥：妻儿，此处作动词。⑤鰥：单身老汉。⑥哿：可。⑦茆独：孤独。⑧公刘：后稷的后代，周代创业的始祖。⑨糗粮：干粮。⑩橐：无底的口袋。囊：有底的口袋。⑪思：语气词。戢：和睦，安定。光：发扬光大。⑫戚：斧。扬：钺，斧的一种。⑬爰：于是。⑭姜女：太王妃。⑮聿：语气助词。胥：省视。宇：居。⑯怨女：超过已婚年龄的女子。⑰旷夫：超过已婚年龄的男子。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①，则冻馁其妻子^②。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③，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④。”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注释】

①比：等到。②馁：饿，使动用法。③士师：狱官。④已：罢免。

孟子谓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①。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②。”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③，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



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注释】

①世臣：累世修德之臣。②亡：弃。③逾：超过。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①，武王伐纣^②，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③。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注释】

①汤放桀：商汤把夏桀流放到南巢（今安徽省巢县东北）。桀，夏最后一个国君，暴虐无道。②武王伐纣：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纣兵败自焚而死。③一夫：一独夫，即一孤立之人。

孟子谓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①。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②，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③，虽万镒^④，‘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注释】

①工师：主管工匠的官。②斫：砍。③璞玉：未经雕琢的玉。④镒：古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

齐人伐燕^①，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②，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③，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注释】

①齐人伐燕：齐宣王五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国大乱。齐国伐之，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遂大胜燕。②旬：十日为一旬。举：攻克。③箪：古时盛饭用的一种竹器。



浆：饮料。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将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①。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②，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③，后来其苏^④！’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⑤，毁其宗庙，迁其重器^⑥，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⑦，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注释】

①云霓：云和虹。②吊：慰问。③徯：等待。后：君。④苏：复生。⑤系累：捆绑。⑥重器：国家的宝器。⑦旄：通“耄”，八九十岁的老人。倪：幼儿。

邹与鲁閔^①。穆公问曰^②：“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③，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④，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⑤：‘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⑥！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注释】

①閔：同“哄”，冲突。②穆公：邹国的国君。③有司：官吏。④转：辗转而死。壑：沟。⑤曾子：孔子弟子，名参。⑥尤：责备。

滕文公问曰^①：“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②，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③，则是可为也。”

【注释】

①滕：周代一个弱小的诸侯国，在今山东滕县西南。②池：护城河。③效：致。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①，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②，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③。”



【注释】

①薛：国名，与滕国相近，在今山东滕县东南。此时的薛国已为齐国所吞并。②邠：同“豳”，在今陕西省旬邑县西。③强：努力。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①，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②，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③：‘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④，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⑤。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注释】

①免：幸免。②皮币：裘皮衣和缯帛。③属：会集。耆：六十岁曰耆。④梁山：今陕西省乾县西北。⑤归市：拥向集市。归，趋向。市，集市。

鲁平公将出^①，嬖人臧仓者请曰^②：“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③，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④，而后以五鼎与？”

曰：“否。谓棺槨衣衾之美也^⑤。”

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⑥，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⑦，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⑧。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注释】

①鲁平公：名叔，鲁景公的儿子。平是其谥号。②嬖人：被宠幸的人。③乘舆：国君的车子。④鼎：古代祭祀时用来盛祭品的器皿。士礼三鼎，卿大夫五鼎。三鼎：牲、鱼、腊各一鼎。五鼎：羊、豕、肤、鱼、腊各一鼎。⑤棺槨：古代棺木有两层。内层叫棺，外层叫槨。⑥克：能。⑦沮：阻止。⑧尼：止。



⑥克：乐正子之名。⑦沮：阻止。⑧尼：阻止。

【鉴赏】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战乱的年代。从《孟子》、《庄子》等书中，我们都可以了解到那个年代大盗恣肆、民不聊生、战争频仍的苦况。从庄子的愤世和喟叹中，我们还可以体味出一个知识分子面对那样的时代所怀揣的无奈和激愤。不过，作为子思弟子的学生，孟子并没有像庄子那样遗世逍遥，而在学成之后，仍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游说之路，齐宣王、滕文公、梁惠王的宫殿里都曾有过他高亢的声音，与这些或急功近利、或糊里糊涂、或大言不惭的国君们进行有策略的交谈，劝说他们走王道之路，放弃霸道图强的做法。但是那样一个时代已经不是王道和仁政的理想蓝图可以打动的了，现实上演的一幕幕泡沫伟业逗引得国君们对权术



孟子

和武力着了迷，商鞅变法成功，吴起战胜弱敌，孙臆、田忌用兵法把齐国送上了霸主的位置。孟子说师法文王，大国家五年，小国家七年一定能保有天下。可是没有国君等待得了仁政慢慢地开花结果，在快速扩充的冲动中，古战场又有了厮杀声，青草染上了血迹在残风里摇曳，太阳落下了，夜幕中君主和谋士们酝酿着合纵连横的计策，庄子远远避开尘世的利刃，孟子郁郁地回到了故乡，讲授着自己的学说，把他的梦想交付下去。

《梁惠王下》篇主要围绕王道展开。王道，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霸道而言的。从上面的描述里，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战国时代的政治倾向，王道绝对不是为人所推崇的治国之策，相反，霸道却被许多国君和策士成功地演绎着。如稍后于孟子的苏秦曾游说秦惠王道：“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战国策·秦策一》）就是说现在这个世道啊，只有兵强马壮，恃威治民才行，如果想让各个诸侯国老实地听话，就要靠打仗靠用兵来开道。这就是霸道的逻辑。虽然孟子在劝说各位君王时，也曾不断提到君临天下啊、一统天下啊之类的话，可是和霸道不同，王道的目的不是“王天下”，而是使天下百姓安居而识礼节，“王天下”只是王道水到渠成的副产品，孟子是瞅准了那些国君的心思，用王道的小利来作劝说的诱饵的。《孟子》一书是亚圣言论的记录，有些言辞是有策略上的考虑的。

齐宣王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个好乐、好勇、好货、爱享受一切君王之乐的人。“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下》）对于这样的君王，孟子没有滔滔不绝地教训他，反而劝说他把这些嗜好与百姓联系起来，以己之心推度百姓之心，把快乐和百姓共



享,“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梁惠王下》)。孟子做这样的劝说是与其主张密不可分的,他始终认为君王应该与民同乐,与民同忧,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强调君主要以百姓为重,体察百姓的难处,同情百姓的疾苦,轻刑罚,薄税敛,注重农业生产,使子民过上富裕的生活。

孟子的主张在后世得到了验证:体恤人民的,国家就兴旺,反之社稷也难保全。历朝历代的早期君主大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繁荣富强,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究其措施不外就是孟子所说的轻刑薄税,保民而王。汉代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无不如此。而那些末代君王往往脱离百姓,不知民间疾苦为何物,他们的覆灭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由忽视民众,或沉溺于巧取豪夺,声色犬马,纵情享乐所导致的。孟子强调“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民族、百姓的欢乐为自己的欢乐,与百姓同忧戚,共患难。只有如此才能得到民心,而谁得此民心,谁就能以王道得天下,反之亦然。春秋时期,齐王不顾百姓死活,横征暴敛,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田成子便趁机用大斗出贷,用小斗收回等措施来收买人心,寻求民众的支持。百姓“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春秋臣传·齐晏婴》),最终田氏取代了姜氏,成为了新的国君。而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又从反面指出民本思想的重要意义,失去了民心,只顾自己纵情享乐,视人民如草芥,则意味着身败名裂,国破家亡。孟子有鉴于此,在继承前辈圣贤思想的基础上,将其仁学说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使民本思想有了质的飞跃。他时刻呼吁国君们要以人为本,保民而王,他说“仁者无敌,王请无疑”(《梁惠王上》),“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他口不离仁政,言不离人民,时刻不忘宣扬自己的王道思想。

孟子可以说是先秦思想家中最具有民本思想的,对于百姓与国君,他甚至提出了“民贵君轻”的理论,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的君主专制社会里,这一思想无疑带着超越时代的光芒,而与当时君主至上的观念格格不入。他认为残害人民的君主不应该被看作君主,因此他对齐宣王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者也。”不仁不义的国君只是一独夫,而非君王,所以杀商纣王并推翻其王朝不应视为弑君造反。我们可以想见,所有的君王在依据着孟子的理论往下推论时,大概都不免要联想到自己而冷汗涔涔吧。虽然,孟子的理论看上去凌厉非常,其实质还是为了帮助君王更好地御民,获得坚实的国家基础以作王道的打算。但是,它仍像一支擦亮的火柴,点醒了后世的知识分子。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就指责历代君主以天下为私产,残害人民,指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原君》)。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也都有过同样的论述。近代思想家严复在阐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也说“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辟韩》)。孟子言论中的这些“革命”的因子也引起了君王的警惕和不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孟子的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将《孟子》删除三分之一,将孟轲的牌位逐出孔庙,“命罢配享”,并诅咒说: